

存
顏習齋先生人
陽宅闢異錄編
謬





存 人 編

顏 元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存人編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印刷學校印刷

喚迷途序

喚迷途。博陵顏元所著。以勸僧道歸人倫之書也。既成而自序之曰。昔者唐虞三代。聖人疊興。代天子民。家給之宅。人分之地。生幼者有助。齒衰者有養。殘疾無告者。倍爲矜恤。民生無不遂也。設爲庠序學校。國州黨閭。莫不有學。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民性莫不各正也。秦人作俑。將聖人養民教民之具。廢棄殆盡。漢家七制之主。雖曰英君。其於先王之政。曾不能復十一於千百。民無恒產。失其養者多矣。無恒產。因無恒心。喪其性者多矣。即使外國之妖邪不入。天朝之化凌俗壞。亦不知何底也。迨東漢明帝。信傳流之詭說。迎妖魔於西域。其言曰。得其道。可以治天下。嗚呼。世有滅絕人倫之道。可以治天下者乎。其徒沙門數人。隨之而入。明帝與楚王英輩。男婦焚香頂禮。設醮齋僧。創爲清涼臺。以供佛骨。施設衣食。以養沙門。而天朝自是有佛矣。其父光武皇帝以前。天朝固止祭天地。宗廟。社稷。五祀。八蜡。馬祖。各家祖先。未有所謂庵觀寺院。佛菩薩者也。沙門等侈其師說。以念佛看經。可得福利。誘我愚民之欲。以不信三寶。必入地獄。碓搗。磨研。油鑊。火熬等危言。嚇我愚民之膽。於是信奉者衆。而爲沙門徒者。有利無產。無依之民。靡然從之。而我（以下原版闕）

存人編卷一

博野顏元著

喚迷途

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住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惑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以先聽得。故第一先喚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入爲徒。一項是偶因災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目觸寺廟傾倒。起心募化。說是建立功果。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民。滅倫傷化。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們是天朝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箇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箇正神。

還可。他是箇西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箇聖人。叫有巢氏。他教人修蓋。避風雨。虎狼之害。我們於今得住。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個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這田地。是陶唐時。有箇聖人。叫神禹。把橫流的洪水。都治了。疏江。淮。河。漢。繫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食千古。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真可羞也。真可誅也。你們動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箇活的。不忠不孝。尚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箇死番鬼。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箇不妥當的人。死了還做箇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早早積攢些財物。出了寺。娶箇妻。成家生子。無產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掙箇妻子。成箇人家。上與朝廷添箇好百姓。這便是忠。下與祖父添箇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面千百世祖宗。有兒孫。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箇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遊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那內官家富貴。便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

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誤了自己。又誤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尋法娶妻。便不娶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尋箇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者俱無。雖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殯你。便做鬼。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狼拖狗曳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饗理。況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蚤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尚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願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鰥夫而歸也。不願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獨我爲猾民而歸也。不願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

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夥。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涕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隣里皆來看望。心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歡喜。門左懸弧。歡喜者以爲他日奉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託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鬪。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甯不自愧。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虻。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也。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己耽誤。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著。你何必

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饑寒。况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迷到底也。

第二喚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喚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况吾之俚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真空。仙道說真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吾今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入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卽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卽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卽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旣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充其操者也。卽使取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真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

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目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秘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蠹曰真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王子之臣民倘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可懼猛醒猛醒

你們那箇是西域番僧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

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釐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况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枝斷去前截定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隅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即不可以爲人子况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箇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中國的師中國的神自己的師長不尊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孝爲甚麼去孝人家何况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箇農夫做箇乞丐也不失爲正人爲甚麼上高座闔眼竝手跟番鬼談邪言自欺以欺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視了此身。說被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充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聽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存養一點性。

靈猶瞽目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餓鷹舍身餒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倣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管道楊僂子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

廟廊粗自灑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真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四卻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愷切。不獨可喚僧道。卽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迷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予嘗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垂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况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誣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聽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箇大夫婦。天若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箇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迷途帶去。講解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

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爲官爲宦。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的多是義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箇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往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拔。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擡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朔望節令。還行參拜禮文。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斷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友弟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坐一行。都有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

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宣這箇。維持這箇。當東漢時。有幾箇沙門。傳佛道。入天朝。釀成無窮大禍。鳩摩羅什等。又番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喚迷途。番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真善果。勉哉。

存人編卷二

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蘇東坡。明王弼洲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啓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

歐陽文忠與蘇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佞佛一節。蘇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閣記。四菩薩記等文。使卑鄙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遽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佞佛。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木子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好談性道。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蓋亦隱爲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永叔爲誤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蘇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